

南宋紀

元偏安紀

元正統紀

元朝紀

歷朝世史紀要

閩潭葉義昂岑翁父纂
豫金詹廷對大登父校

○宋紀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元

在開禧嘉定四年 **鑑** 初黃裳為嘉

王善曰欲進德修業須尋天

下第一等人因以朱熹對至是

召入經筵 **鑑** 朱熹極言四事韓

侂冑惡之使優人栽冠潤袖象

大儒戲于上前因謗熹不可用

乃罷熹在朝四十六日知無

不言 **鑑** 慶元元年侂冑欲害汝

愚京鏗曰彼宗室也誣以逆謀

則一經盡矣遂罷汝愚太學生

楊宏中等六人伏闕上書言汝

鑑論必讀 卷三十七

南宋紀論

寧宗

嘉王寅紹丕圖而中外晏然汝愚乃

侍召大儒增置講讀官天下欣然望治惜其

處事太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冑而使得以

懷怨行計劉弼以挾怨興謀而權歸侂冑由

是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朱熹矣以內

愍之忠。皆被竄。天下號六君子。自是大權盡歸。侂冑鑑十二月。朱熹家居。草封事。極言趙汝愚。冤蔡元定。熹門鑑。懼賈禍。請卜之。值遇熹乃焚藁。自號遇翁。鑑二年。韓侂冑論朱熹十罪。因言蔡元定。佐熹為邪。乃貶元定于道州。熹與從游數百人。餞別。泣下。而元定咲語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鑑。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初元定父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曰。此孔孟正脉。長師于熹。熹叩其學。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及去道州。從者日衆。逾年卒。學者號西山先生。鑑三

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鏗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偽學。藉偽學嚴偽學之禁。其視君子若掌上之土。瓦而進退由心。亂紊朝政。大極國本。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填門排戶。附韓氏以求得美官。有若許及之。之由竇屈膝者。有若趙師鬻之。犬吠鷄鳴者。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有若蘇師旦之昵為腹心者。

年時試進士。必令書不是偽道。
學五字。柴中行云。自勿讀程氏。
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上論。
壯之鑑。四年。許及之。論事。韓侂
胄每屈膝求之。嘗值侂胄誕賀。
之後。至不浮入。遂從實進。時有
由實尚書。屈膝執政。之謂鑑。趙
師。罷論事。韓侂胄。侂胄嘗遊苑
曰。此間特少鷄鳴大吠。俄聞大
聲。視之。乃師。罷也。鑑六年。朱熹
卒。文号。所著甚博。而絕筆于
大學。誠意章。從者甚廣。其最知
名。則黃幹。李燾等。幹嘗曰。由孔
子而後。曾子。思。得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李燾嘗

斗食以上。至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
廡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種種然若蒼蠅
之觸曉窓。天子孤立於上。而國日非矣。噫。邊
鄙告寧。則朝堂生故。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
已。吾於是而知敵國外患。國家之藥石也。既
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讐為快意。於是以
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仇。而下詔
伐金。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

曰此業不必待位。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熹稱曰。他日任斯道者。必燭也。鑑八月。太上皇崩。鑑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所恃。為國而禁逐之。是將空陛下之國。而不悟耶。侂胄怒。乃貶泰。鑑金兵分道南侵。上惧。請和金人。要以五事。內一在誅韓侂胄。史彌遠時遂乘此殺侂胄。而金兵乃自。鑑開禧三年。元太祖奇渥溫。姓鐵木真。名始。稱帝。太祖。鑑嘉定四年。劉倫。未始。號大元。鑑乙未。開偽學禁。追復趙汝愚等秩。利宋書。四書于上。學。鑑六年。元侵金。兩河遼東俱下。金主遷都。

蹀動輕啓兵端。噫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恥。掬海不足洗。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耳。竟致羽檄日奏。無戰不血。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原野。膚鈍鋒刃。骸胔相望。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首。送金師。以易淮峽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瞋目。侂胄之伐金者。乃所以自伐與。然自

于不鑑十二年孟宗政大敗金人金人自是不敢窺塞漢威名大震金人呼曰孟爺鑑十四年趙方令青陽曰催科不擾俗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化人以為名言迨守襄陽十年以戰為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鑑十五年元主成曰國見一異獸能言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日行萬八千里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元主即日班師鑑十七年八月上崩無子史彌遠與楊石矯認立沂王繼子貴誠更名昀太祖十世孫德昭後也鑑魏了翁開陳邊事被劾遂築室白崖山士爭負笈從之

侂冑之罪而言斷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奸宄已斃之首何足惜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之包羞亦孔之醜矣值

蒙古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之禍未歇也韓侂冑雖誅史彌遠益恣幸帝荒耄偷弄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乘機伺間以逞廢立之私其他又何可勝言耶

蜀人始知有學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世孫元

平嘉興在位四十年慶元

年滿起兵立濟王竑為帝亦竑

史彌遠誘殺竑真德秀曰爭立

非濟王本意奈何殺之鑑追贈

張九成崇國公以成正色立朝

有中興明道功鑑梁成大等

人趙汝述等四人共為史彌遠

鷹犬人號三凶四木陳大方

胡大昌與丁大全同除人目為

三大鑑太學生陳宜中黃錦

林則祖曾惟劉黻陳宗六人上

書攻丁大全竄于遠州號為六

君子鑑閻妃姑寵丁大全馬天

目 朱熹曰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

預政汝愚為人疏不以為慮

劉黻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

趙相欲專大功君恐不免嶺表之行侂冑

問計黻曰惟有用臺諫耳御筆批出是也

遂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

御史

呂祖泰誅侂冑詔配欽州牢城府尹曰女

病風喪心耶祖泰曰若今之附韓氏得美

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陳自強每稱侂冑為恩主恩父者

程松獻妾於侂冑其名曰松壽曰奈何與

知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

王柵持書求面侂冑首以贖淮南樓鑰曰

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
門曰。閹馬丁當國勢將亡。

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曰。德秀

真小人了。翁偽君子。此其大快

公論。識者笑之。鑑二年。陸九淵

号象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以及

百千萬世。有聖人出焉。此心此

理亦莫不然。嘗與朱熹遊。白鹿

洞講論相契。鑑陸九齡弟。曰。

畫觀詣要子。夜卜諸夢寐。而無

所愧。始可言學。鑑圖功臣二十

四人于崇德閣。以趙晉鑑三年

贈朱熹徽國公。熹子朱在。時入

對上曰。先卿中庸序。朕讀之不

忍釋手。恨不共之同時也。了翁

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究已斃之首。又何
足惜。遂命斲棺取首梟之兩淮。

理宗

理宗因史彌遠得位。不思去君側之蟲。媚以

正王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而嗜欲既

多。匪人雜進。妃侍內嬖。史惡外顧。真德秀非

真小人也。用之而不誠。魏了翁非偽君子也。

棄之而後已。三凶居路。四木當途。三大夫同

除。六君子遠。竄閹馬丁當國。勢將亡而不顧。

彭孟倫公賣 南宋紀 四

嘉熙傳也而竄之嘉熙即鑑紹定
六年元議與宋伐金使人至
宋曰元人滅國四十以及夏
亡及我士必及宋矣上不從
金主棄汴走元兵執其諸王以
去而困辱之狀尤甚徽欽焉鑑
梁成大羽翼史弥遠雅李知孝
之共事猶斷之嘗曰所不堪者
他日與成大同傳耳鑑元成金
或請宜定中原上從之遂棄汴
為元兵大敗歸自是淮陽無寧
日矣鑑端平元年以真德秀
了翁為學士德秀進大學衍義
慨然以斯文自任凡奏疏皆切
時務直聲震朝廷了翁入對甚
悉上俱嘉納之鑑元破許州得

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
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又
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福李全逞亂中土
幸趙葵諸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隣之敵方
熾而金人之運將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忽
守絳唇齒之喻而會兵蔡州卒以滅金偷取
一旦之功孰不以為雪恥爾先王也而愚於
此重有感焉金之亡也金主曰亡國之君往

姚樞姚復二人至燕北方始知
經學鑑元破蜀劉銳度不免聚
家人飲藥酒積屍焚之有幼子
六歲賜藥酒猶拜受銳尋自刎
鑑嘉熙三年東垣史彌遠上疏
乞去君側之蠱弥遠曰何為
好名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
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
士于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非
好名特權至是拜司業諸生相
慶得謝耳淳祐元年追封周程
張朱五人從祀孔子廟王安
石祀鑑元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誅茅為室堂龕畫也魯司寇像
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讀
書其間以道自任鑑元耶律楚

往繫囚獻俘辱於家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
此而卒死社稷無愧於國君之義較之二帝
受窘辱於狼巢能窟之中昏德重昏之號而

初奉封徽宗欽宗

徽欽

為天下後世所姍笑者不啻天淵故張天綱
曰我金之亡比女二帝何如假力於人獻俘
行賞能無厚貌乎抑斯不足責也而抑又惑
焉以遼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事以金
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與同心合謀雖成破

材多直言。元主每見楚材來。輒曰。汝又為百姓哭耶。楚材曰。臣非好言。但人主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也。人以為名言。鑑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史嵩之不報。范鍾輿相惡其言。事欲逐之。諸生聞而作捲堂文。以辭先聖。即日俱行。鑑三年。余玠帥師平蜀。王夔率所部來謁。班聲如雷。而玠自若。玠退。儒者乃有此人。玠隨以計斬夔。蜀民愛玠如父母。鑑元。希憲雅嗜書。一日携孟子與太弟言。太弟善之。目為庶孟子。鑑元。圖鄂州急賈似道密稱臣納貢。乃解而上。不知詔褒其功。鑑

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蚤智之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定。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機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使來。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反昧遠圖。輕發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覆車在前行。轍不戒。是以蒙古乘之。而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歲

景定元年貴似道置公田法似民寧徐經孫陳著陳茂瀛皆上疏去時稱三烈鑑置權場于樊城元諺金鑑此由是元兵有據以遏南北之援乃中元人計也鑑五年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詔曰朕粵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足勉是愁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詢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于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得人為盛然弊久蠹深窮經學者或病于詞華植德礪行者濫究

不干戈無人介冑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擾亡國之勢於此已成帝顧以賈似道獨當推轂似道陰以乞和蒙古而反以諸路大捷獻較之南詔喪師而反以捷聞者尤甚焉漸至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斯民缺缺蹙額無措噫盡馬之力必蹶盡民之力必傷彼不聞乎歛民財以足國是割股以啖腹腹飽而

其蘊興高才大器者挂三局于
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
財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
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
俚言詞雅。勅說趨時。使習之者。
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
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
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
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
酌古通今。經條詳明。今三省詳
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鑑
七月有星。字於東方。詔求直言。
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
民間愁怨所致。於是實似道上。
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
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既任事。亦

身斃者也。而獨不悟乎。始蔽於史彌遠。終失
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罷黜安石。以
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理
宗之理。文焉而已耳。

目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兵趨
汴。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使王搢來
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淮漢迄無寧日矣。
蒙古使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蒙古下
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
置。反起邊釁。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
理當如是乎。

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鑑十月

帝崩。皇太子即位。諡大行皇帝。

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

宗。

度宗皇帝。諡理宗。在位無

封魏國公。上每稱師臣。而不

名。朝廷皆頌為周公。鑑三年。元

中書許衡陳時務五事。元主納

之。衡少受業。輒叩其師曰。讀書

何為。師曰。應舉耳。衡曰。恐不止

是。師退。語人曰。此兒他日必過

人。吾非其師也。後果師事姚樞。

以道自任。嘗曰。人心猶印板。

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然。鑑四

年。客有盛稱徐安裕者。謝枋得

度宗

度宗端拱虛器。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

即道

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臣。

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

前勝負。列闔不知。而似道敢托伊周。效尤操。

莽。佯欲避位。以要君。量珠輦玉。以招賂。匿敗

諱。以養寇。踞闕。蟋蟀笑嗽。湖山居中。以運

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

曰昔呂伯恭中第歸學者請升
 講座陳同父曰宰相可生殺人
 臺諫可彈劾人國子監官可考
 校去取人此三等謂之係籍聖
 賢開口高談無敢爭辨今伯恭
 未是係籍聖賢也伯恭大笑而
 止安邦固係籍聖賢是宜子之
 頌也客大慚鑑六年元主令廣
 希憲受司馬戒對曰臣已受
 孔子戒元主曰孔子亦有戒耶
 曰臣戒不忠子戒不孝是也鑑
 七年元以許衡為祭酒宗語諸
 生令讀一書必于自身理會有
 可用否又曰教人與用人反用
 人當于其長教人當于其短又
 曰學者治生最急苟生計不足

險拱手與敵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
 軍國重事果半閤堂中所可了耶

目

上宮中宴飲名曰排當陳宗禮曰費幾
 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

馬廷鸞罷奏曰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
 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
 勝負列聞不知泣拜而出
 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
 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收效尤於
 操莽

上祀明堂胡貴嬪兄顯祖請還宮似道怒
 乞罷政上固雷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
 貴嬪為尼似道始還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

則必者利以喪所學。又曰。書中有疑。要看到無疑。無疑又要看出有疑。其教術類如此。鑑十年七月。上崩。皇子顓即位。太后臨朝。稱制。時上四歲。恭宗皇帝。名顓。度宗次子。元年。鑑汪立信陳三策于賈似道。畧云。上策沿江置守。江岸相距七千里。百里一屯。有守將十屯為麻。有總督其尤要害處。三倍其兵。無事泛舟往來。有事東西齊擊。中策輸幣後師。下策則割壁與觀矣。似道投策于地。及元兵圍建康。立信遇似道于蕪湖。似道慚悔。立信嘆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我去尋一片。

日坐葛嶺。起樓台亭榭。作半間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妓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此兵已退。陛下從何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計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恭宗

恭宗幼穉。元惡愈獫。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日危月削。如火消膏。而半壁江

趙家土死耳。鑑元兵狗池州。趙昂發。通語妻雍氏曰。汝歸。吾當死。此妻曰。命官命婦一也。君為忠臣。妾獨不可為忠臣婦乎。遂同縊。書于几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鑑元兵狗饒州。舊相江萬里死之初。萬里聞襄陽陷。鑿城芝山。扁其亭曰止水。人莫之喻。至是遂赴止水死。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泣曰。固知無濟也。但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耳。鑑汪立信聞王師敗。遂扼吭而卒。元伯顏入建康。聞立信三策。要曰。宋能用之。吾安得至此。求其

南無一寸乾淨之地。此何時也。似道自幸。天助出師。燕薊以禦之。怖愕惶惶。墮謀失計。是異於鼯鼯之襲猛狗。螳臂之拘走輪。欲獲麀鹿。而張兎豨哉。由是江淮州軍望風唯唯。虜兵所指。到處平夷。雖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已扼其吭而有之。內而庶僚叛宮。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趙氏垂盡之緒。猶踐薄冰。以